

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发展历程、困难和挑战

王文礼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欧洲的联合培养博士项目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法国, 欧盟在 21 世纪初期开始开展联合培养博士项目。2022 年 5 月 19 日, 欧洲大学协会博士教育理事会发布《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概念、目标和实施》报告, 详细分析了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价值、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并提出改进政策。与欧洲相比, 目前我国高校在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方面缺乏深度和广度。因此, 我国高校应加大与国外著名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的力度, 以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为抓手, 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程度。

[关键词] 欧洲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联合博士学位

[中图分类号] G 5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4) 05-0018-09

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Co-tutelle) 是指已达成联合培养协议的博士候选人的学位, 通常发生在两所来自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之间, 并在给定的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名称), 允许博士候选人在合作机构中交替学习。博士候选人至少由两名导师进行学术监督, 每一个院校都应该设置一名导师进行辅导。为明确此类合作的各项内容, 由这些机构的代表签署书面协议, 列出博士候选人应遵守的必要条件和法律规范, 并要与有关各方的现行规定相一致。如果博士候选人完成所有学位要求, 即两个机构都认可的学位论文和答辩, 双方将授予各自机构的博士学位, 或者用一份或两份文件明确其学位。在这种情况下, 授予的学位名称之一可以由候选人选择使用。

联合博士学位 (Coint doctorate) 是指由两个或多个机构共同培养一个群组的博士候选人的联合博士学位项目。联合博士学位项目能够促进国际博士一体化合作, 受益于教育和研究每个合作伙伴的优势和减少个别合作伙伴缺点的不良影响。它可以作为博士层次的联合培养协议或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的驱动力 (例如对博士论文或双/多学位的联合监督等)。

为了推动欧洲教育一体化和国际化进程, 欧盟

在 21 世纪初期开始开展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并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迄今为止, 我国学者关于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研究的成果甚少, 本文分析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发展历程、价值、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以期为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开展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提供一些借鉴。

一、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发展和演变

欧洲的联合培养博士学位项目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法国。1994 年 1 月 18 日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颁布的一项法令为国家联合培养博士创造了法律基础。开展此类合作的目的是通过促进博士候选人的国际流动, 促进法国和外国机构之间的科学合作。

在过去的 30 年里, 大学越来越关注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这导致了它迅速在欧洲大学中传播。但是, 联合培养博士项目要适应各国国情, 例如, 如何实施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使其符合各国法律的规定^{[1]3}。

2005 年, 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开展“为了欧洲知识型社会的博士项

[收稿日期] 2024-08-19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领域博士生培养模式国际比较研究”(24JYB007)

[作者简介] 王文礼 (1980—), 男, 河南民权人,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教育学博士, 法学博士后, 博士生导师, 江苏省双创人才, 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

目”(Doctoral Programmes for the European Knowledge Society), 该项目的一份报告阐述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作用, 对“欧洲博士学位”展开了讨论, 并建议进一步讨论在国际化背景下它的附加价值和在欧洲高等教育区及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的竞争力。

欧洲大学协会主导的2012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之间的博士生教育合作”项目(Cooperation on Doctoral Education between Africa, Asia,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 CODOC)和2015年“博士生教育的国际化框架”(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octoral Education, FRINDOC), 都旨在加强大学间的全球合作, 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使研究能够应对当地挑战, 提高应对全球问题的能力, 并提出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一些关键原则: (1) 适当的监督和拥有良好资源的研究环境; (2) 参与国际活动; (3) 合理的大学结构; (4) 促进博士候选人和教师的流动。欧洲大学协会博士教育理事会(EUA - CDE)还参加了MIMIR和YEBO项目。MIMIR项目的全称为“南方邻国创新和研究机构管理的现代化”, 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大学之间合作项目的一部分, 旨在发展欧洲—地中海战略伙伴关系, 并将地中海地区变成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共同地区。研究和创新是该项目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2]。YEBO的全称为“南非博士研究国际化的发展”, 是“伊拉斯谟+”资助的项目, 重点是进一步促进南非博士生教育的国际化^[3]。

法国与欧洲大学协会一起讨论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其他实体和机构, 也发表了不同类型的信息和指南。例如, 2013年法国—荷兰高等教育网络发布了一份指南, 提供在法国和荷兰之间实施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法规、程序和其他方面的一般概述。

2015年, 挪威高等教育机构协会(Norwegian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UHR)研究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 制定联合博士学位的指导方针和培养协议。该工作组最后提供的报告探讨了联合学位和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协议如何在国家层面得到理解和实施, 并就联合授予博士学位的协议应包含的内容提出了若干建议。

近期, 爱尔兰大学协会(Irish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IUA)也发布了爱尔兰大学协会的大学

和外国高校之间建立和开展联合研究项目的指导方针, 旨在为爱尔兰大学协会的大学和外国高校之间的利益相关者考虑开展合作性项目提供清晰的指导。

2019年, 在欧盟发起欧洲大学倡议(European University Initiative)的背景下, 高校联合培养博士项目越来越被参与该合作网络的大学视为一种合作并加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方式。除了主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欧盟政策领域的一些重要趋势也有利于实施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在这种情况下,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研究区的当前发展重点是欧洲学术的流动性和交流。一些资助计划, 例如“玛丽·斯沃德斯卡—居里行动”(Marie Skłodowska Curie Actions, MSCA)旨在促进大学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培训早期研究人员时的合作, 其中包括对博士候选人的培训。“玛丽·斯沃德斯卡—居里行动”支持卓越的研究和创新, 是欧盟博士生教育和博士后培训的参考计划^[4]。该行动分析了所有关于博士生教育和资助机会合作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 为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用的见解和必要条件^[15]。

2019年, 欧洲大学协会博士教育理事会(EUA - CDE)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会, 题为“博士生教育机构间的合作”(Inter -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in doctoral education)。在这次专题研讨会上, 成员确定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co - tutelle)的设计和 implement 协议是一个资源密集型的过程。但是, 与此同时, 他们认为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是国际层面的机构之间加强合作的工具。

EUA - CDE于2020年成立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和联合博士学位“专题同行小组”(Thematic Peer Group, TPG), 旨在为与会成员提供就选定主题进行相互学习的机会, 并邀请他们分享经验和优秀的案例。这是欧洲大学协会的四个专题同行小组之一, 他们召开了几次会议, 由成员大学的代表组成, 他们带来了特定主题领域的专业知识。EUA - CDE专题同行小组的主要目标是: (1) 探索欧洲博士生教育结构、政策和实践的成功经验与改进空间; (2) 通过确定所选主题的关键经验教训, 为欧洲博士生教育公共知识库做出贡献。2019年12月, EUA - CDE发起了参与该工作组的人员遴选活动。

第二个 EUA - CDE 专题同行小组由来自 15 个国家的 23 名代表组成。为了搜集与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主题相关的关键问题的意见,专题同行小组成员被要求参加一项简短的调查,为接下来的活动做准备。该小组还在 2020—2021 年组织了两次在线会议,讨论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主题,重点是收集各合作高校的创新案例和其他合作形式。在他们的在线会议上,小组成员讨论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相关性,分享了制定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所需的各种步骤,确定了与这些协议相关的关键挑战,并提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建议。

2022 年 4 月, EUA - CDE 发布了一项欧洲范围内的调查,证明了博士候选人的国际流动性在大学间的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在本次调查中 91% 的受访者认为博士候选人获得了不同专业、研究和教育背景经验的机会,而这是欧洲大学的战略重点。54%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应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视为优先事项。专题同行小组关于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和联合博士学位的调研是建立在 EUA - CDE 最新收集的信息和较早年在机构间合作项目框架内开展的工作之上,不仅包含欧洲,还包含了世界范围内的调研。

2022 年 5 月 19 日, EUA - CDE 发布了一份联合博士学位专题同行小组的调查结果——《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概念、目标和实施》(Co-tutelles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concept, aims and implementation) 报告。该报告收集了来自 15 个欧洲国家的 23 所大学的调查结果,概述了第二个 EUA - CDE 主题同行小组的结论,反映了该小组对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主题的讨论,并概述了该领域参与机构采用的不同方法^[5]。

二、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价值

与“普通”博士学位相比,联合培养博士需要大学付出相当多的额外时间和精力,但同时它 also 具有许多优势。通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进行研究,在联合培养协议下的博士候选人可以了解不同的学术环境和工作方式,获得在不同机构开展研究的经验。

就研究质量和影响而言,联合培养有利于研究项目的实施,特别是当需要获得另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以成功实现目标时。此外,它还为合作机构提供辅助研究资料和设施(如图书馆数据

库、实验室机器等)。同时,博士生与来自两个不同机构的两位导师的密切联系,为博士生的研究提供了两个研究环境的一体化教育和研究经验。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完成联合培养后,博士候选人将获得一个联合文凭或两个明确相关的文凭。这不仅是对合作可靠性的认可以及对所获得的跨文化和国际经验的证明,也是对博士候选人所取得的科学能力的第三方认可,这也增加了让学位获得国际认可的可能性。

联合培养将增加博士候选人的国际网络交流机会,并允许博士候选人与其他研究人员(除导师外)建立个人联系,帮助他们扩大未来就业和研究合作机会。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工具。该项目的一个特别优势在于博士生能够在国际背景下写论文,从而获得传统博士学位无法提供的科研条件。此外,博士生也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获得跨文化能力,熟悉东道国的科研文化和环境,为其未来的国际职业网络奠定基础。

在大学层面,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具有一些优势,因为它可以长期加强和深化研究合作网络。此外,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也是促进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提高了对国外博士候选人的吸引力,并促进了研究论文的国际合作。此外,联合培养还可以让大学获得更多新的融资机会,因为一些重要的国际融资的成功率很可能会因为以前的联合项目丰富的经验而提高。最后,联合培养将不同大学的导师之间的高水平合作正式化,并正式承认他们的联合工作,这可能对大学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促进者主要包括导师、博士候选人、学术领袖(如校长、副校长、院长等)。此外,一些政策执行者将联合培养博士视为其学术体系国际化的重要工具,并提供财政激励,以增强候选人参与此类国际活动的意向。在欧洲层面,“玛丽·斯沃德斯卡-居里行动”就是此类激励措施的一个例子。在国家层面,有埃菲尔奖学金计划(the Eiffel scholarships programme)等。埃菲尔奖学金计划是法国政府为学生申请本国机构与法国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候选人提供支持(博士研究生金)的一项财政计划。

三、联合培养博士的机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联合培养博士的机构面临的困难

联合培养博士虽然具有诸多的好处，然而，为了从联合培养中获益，需要提前解决几个大学层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为避免博士生和大学遇到这些问题，大学需要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找到预防或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法。联合培养博士的机构在教育过程中可能遇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

1. 入学要求

博士候选人在申请联合培养之前，必须满足2所合作大学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入学要求。一旦被录取，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将在联合培养期间同时在国内派送留学生的大学和国外接受留学生的大学注册。通常国内派送留学生的大学是博士生首先注册的学校或候选人首先联系的学校，而国外接受留学生的大学是另一个合作机构。

2. 联合培养协议

如上所述，当参与者（如导师、博士候选人或学术带头人）主动提出签署联合培养协议时，就会产生联合培养协议。无论该倡议是在入学之前还是之后开始的，达成合作协议的第一步是提交一份由导师和博士生准备的研究提案。作为附件，联合培养协议中通常包括一份时间表，列出在每所合作大学要完成的工作。

第二步是两所高校就联合培养协议内容进行协商。这一阶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通常涉及与国内派送留学生的大学和国外接受留学生的大学的行政和法律办公室的交涉。他们的任务是起草协议的草稿，其中将规定博士候选人必须满足的条件，以便获得这两个机构颁发的学位；还涉及大学的利益问题，包括：学术法规、研究条件、知识产权以及行政和财务等问题。然后，该文件由大学的领导代表（如院长、博士生学院院长、国际事务负责人）和法律事务办公室审查，以确保它符合法律要求。

最后，当所有利益相关者完成他们的工作后，协议必须由大学的相关机构正式批准，并由双方合作机构的法定代表签署。通常协议在第一年签署；在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3. 博士培养期间的进度调控

专题同行小组的讨论和工作还侧重于签署联合

培养协议后的进程以及博士候选人在联合培养项目中的进展情况。博士生根据先前商定的研究计划，在两所大学导师的监督下开展研究项目。这些计划规定了他们应何时留在哪所合作大学，以及应在哪里做什么。

由于各国之间反馈和监督的传统、程序和准则可能有很大差异，这可能会导致各国对博士候选人的期望值的不同，以及对候选人和导师之间分担的责任不明确，从而造成误解和延误。因此，导师和博士候选人必须定期沟通和共同担责，以确保联合培养项目的顺利开展。

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反馈通常包括一些正式的强制性程序，如向监督委员会提交进度报告，该委员会的批准可能是博士生进入下一学年博士课程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在第一年年底或以后进行中期评估。这是在其中一所大学的后续委员会（a follow-up committee）做决定之前进行的，该委员会由主管和合作机构的其他成员（或在特殊情况下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做出“通过/不通过”的决定。如果两所院校的这些正式程序不同，建议在合作协议中提及这一方面，以确保合作大学和博士生了解这一情况，认可这一情况并接受可能产生的后果。

4. 课程要求

欧洲的大学在如何管理和提供博士生教育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某些教育系统或大学中，为了获得学位，联合培养博士生必须完成与该机构其他博士生相同的课程。而在其他大学，可能根本不需要特定的教学课程。此外，各大学的课程内容和欧洲学分转移和累积系统（ECTS）数量可能有所不同。合作机构之间可能存在的这些差异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哪些规则适用于联合培养博士候选人？

通常情况下，关于必修课程如何提供的问题是各高校商讨联合培养协议过程的一部分，最终决定会记录在联合培养协议中。如果合作大学之一要求博士生必须参加必修课程，那么这必须是联合培养协议的一部分。因此，联合培养高校不仅会通知博士生，还会把这一要求通知合作大学和导师，确保候选人能够满足所有课程要求。一些专题同行小组成员提出，他们的大学可以使用欧洲学分转移和累积系统认可合作院校提供的课程，前提是符合大学提供博士课程的规定。这样可以避免博士候选人完成两次相同或类似的课程。

5. 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与发表

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位论文答辩的组织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参加 EUA - CDE 专题同行小组的大多数大学表示, 答辩的结构和位置通常是联合培养协议谈判过程的一部分, 并需要深入讨论。在答辩过程中, 主持答辩的高校的内部答辩规则往往被合作院校所采用和接受。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 在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中, 可能会对这些规则做一些调整改变, 以使其更好地符合双方最重要的要求。

一旦博士候选人将论文提交给大学准备答辩, 该大学就会通知合作大学答辩程序正式开始。合作大学还必须遵循并批准授予学位的所有步骤, 并获得相关文件 (如论文、审稿人的报告, 以及在答辩结束时颁发文凭的电子副本)。在大多数情况下, 合作大学必须任命至少 1 名工作人员作为答辩委员会 (或陪审团) 的成员。由于两国在博士答辩委员会的组成 (例如芬兰没有委员会, 只有预审和反对者制度) 和答辩规则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这些问题应在联合培养框架协议中加以解决, 并找到务实的解决办法。

大多数大学在联合培养协议中规定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和在答辩中使用的语言。英语通常与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一样被接受。博士论文也可以用博士授予机构所在国的语言撰写。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需要一份占正文 10% 的摘要 (扩展摘要) 或另一所合作大学国家语言的普通摘要。

成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候选人, 高校将对其论文和答辩进行评估, 然后授予博士学位。他们会被授予一份或两份文凭, 而这两份文凭是相互关联的, 并且只有在互相关联时才有效。由于大学在文凭的内容和措辞方面的回旋余地有限, 而文凭作为一种法律文件的事实可能会使联合培养协议的这方面内容变得复杂化。

大多数大学要求博士学位论文不仅要存档在其高校的知识库中, 而且在答辩后不久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开。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 立即公开并不合适, 例如一些博士学位论文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内被禁止出版。由于两所大学必须遵循相同的规则, 联合培养协议也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二) 欧洲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面临的挑战

大学在与其他机构制定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时面临以下挑战:

1. 法律及行政事宜

每个欧洲国家和大学都有自己关于博士学位的规定 (学术、法律、财务) 和程序 (有时会经常变化)。因此, 在启动联合培养项目时, 两个机构的管理部门需要熟悉彼此的规定, 以便做出符合双方要求的有效安排。

由于各国之间存在一些不相容的规定或指导原则, 起草联合培养协议是一个相当复杂且劳动密集型的过程。一般来说, 起草一份适合每一种情况的联合培养协议非常不容易, 因为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高校层面, 相关法律都是差异变动的, 并且往往不兼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此外, 明确哪些法律和法规 (国家和机构) 不能更改, 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困难, 导致从入学到导师、博士学位论文到学位授予、知识产权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漫长的谈判。

2.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欧洲的大学就一些准则授权达成协议的另一个主要挑战是欧洲存在不同的博士评估传统。以下内容通常需要有关各方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和协调:

首先, 论文评审流程。在大多数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的手稿在答辩前通常要经过一个评估过程。在一些国家或大学, 审查博士学位论文的专家可以要求博士生修改论文作为推荐其答辩的条件; 而在另一些国家, 审查博士学位论文专家的推荐不能有条件。这意味着, 在一些大学, 博士候选人可能只是被允许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答辩; 而在其他大学, 审查博士学位论文的专家可能要求博士候选人在答辩前进行修改。如果合作伙伴之间存在这些差异, 参与联合培养的大学必须在签署协议前就审查的程序及其组织达成一致。

其次, 评估/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如果一所大学要求导师参加评估委员会 (如德国), 而另一所大学禁止 (如西班牙), 可以通过任命导师加入该委员会找到折中方案, 但不将导师的评估纳入博士学位论文的总体评估。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并规定每所大学可以根据其规则任命一半的委员会成员; 在某些情况下, 大学要求在其所在地工作的科学家在场, 他们可以成为评估委员会的一部分, 而不是监督员。

由于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组织有关的谈判在大

多数情况下非常耗时，专题同行小组的成员指出，在联合培养开始之前，必须讨论并商定诸如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地点以及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和答辩所用的语言等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能达成一致，可能会导致博士学位论文无法进行答辩。

最后，评分系统。就评分系统而言，欧盟各国和机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使采用相似的评分系统，优等成绩（cum laude）、优异学业成绩（magna cum laude）和最优等学业成绩（summa cum laude）也可能存在差异。评分系统和优异成绩授予标准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敏感的问题，应该在联合培养协议中进行讨论和协商。

3. 学位证书

颁发文凭涉及法律问题，必须遵循颁发文凭的国家或高等教育机构的规定。在一些国家，可以有一个双重签名的文凭，包括国内和外国政党的标志和签名，但在其他国家，则不允许；此外，在一些国家，可以在文凭的文本中添加联合培养的内容，但其他国家可能不允许更改经批准的文凭文本。专题同行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对无法获得单一文凭的情况非常关注，因为这可能导致根据联合培养协议获得的学位的成本和困难增加。这意味着，合作大学应提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在其内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灵活，并确定双方是否能签署一份唯一的文凭，或是否能颁发两份独立的文凭。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需要避免联合培养获得的博士学位被视为两个独立的博士学位的情况。这意味着文凭上必须以某种方式提到学位是在与给定的一方联合培养下获得的。如何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所涉及的国家。

4. 经济壁垒

小组成员一致同意的一个方面是参加联合培养通常需要额外资金，因为博士候选人必须搬家并在另一个国家度过一部分时间。因此，博士候选人可能需要申请资金并在申请成功后才能获得联合培养的资格。专题同行小组成员确定该合作涉及的国家的不同做法和资金来源。

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最常见的资助方式是大学奖学金、部委和其他赠款、流动性赠款或国家资助方案，如教育国务秘书处方案、瑞士研究与创新（SERI）（涵盖瑞士大学与国外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和法国埃菲尔奖学金计划。在欧洲层面，还

涉及了“玛丽·斯沃德斯卡-居里行动”。一些小组成员指出，博士候选人有权获得初级研究员的身份，有权利在其工作的国家获得薪水，并且即使他们没有获得额外的资助，也有权用必要的手段申请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帮助。此外，一些大学和国家机构还有一些关于博士生的资助计划，也可以促进联合培养。

5. 缺乏制度性锚定

许多所大学发现很难为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制定一个整体的发展战略，因为大多数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是导师或博士生个人倡议的结果。这不仅增加了法律和行政负担，还减少了对此类协作的支持。在专题同行小组会议上，成员们建议大学应解决联合培养博士生的问题，并明确了这一协作工具对于机构发展和国际化的重要性。他们预计，这可能会导致大学将联合培养视为战略体制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人利益的零星事件，并适当分配资源和明确指导方针，以减轻行政负担^{[7][11]}。

6. 研究的伦理与诚信

伦理性在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当人、动物和环境处于危险之中时。联合培养博士的研究项目可能需要得到合作大学负责研究伦理机构的批准，甚至需要得到医院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批准。为避免工作重复及延误，应及时讨论博士研究项目的伦理批准条件。因此，大学可以找到一种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将此解决方案纳入协议中。当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时，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备受考验。例如，这些行为包括与其中一名导师发生冲突，或其中一名参与者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各高校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遵守的规定也不同。这可能意味着，例如，在非直接的剽窃案件中，两家机构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或以不同的强度施加影响，这对合作伙伴关系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了避免机构间产生矛盾，应及早讨论这个问题，并应事先商定处理它的方法，并将其列入协定。

7. 适应新的突发状况带来的挑战

专题同行小组在新的突发状况下开始工作，当其工作于2021年结束时仍然采用小组在线工作方式积极应对所有相关的挑战，并展开了关于参与者如何面对这种意外情况的影响的重要讨论。自2020年3月以来，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不得不适应新的工作、学习或与同龄人互

动的方式。在这种困难的背景下,博士生学院也不得不调整他们在许多领域的工作方式。这包括重新考虑和重组与联合培养相关的一些关键步骤和要求。为了应对新的突发状况带来的挑战,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例如,一些期末考试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线上进行,就可以重新安排博士生在国外合作大学的流动时间。

四、未来发展方向

针对以上问题,专题同行小组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1. 为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制定一项超越博士候选人和导师的个人利益的政策,并基于对大学期望从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中获得的利益的彻底反思。这种方法将促进形成制度上的战略联合培养,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博士候选人的教育质量和提高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这要从分享知识、精简流程和为机构内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制定标准开始。如果存在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主管办公室、指导方针和联合培养合同范本,那么每一项单独的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将节省很多时间。

2. 在大学内部提出更广泛的战略之前,应先采取小步骤,例如,促进非正式的国际合作或在特定课程中提供结构化的联合培养博士课程。从中期来看,这种方法将有可能避免只针对个别博士生的无系统的联合培养,并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作为一种永久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工具。

3. 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关于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协议的院校模板,在与个别候选人谈判合作协议时可作为参考。这可以减少行政负担,因为它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明确了适用于所有联合培养者的一般条件,使他们不必在每次与特定机构谈判单独联合培养协议时讨论这些问题。这样,对于每个新的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只需要讨论适用于每个博士候选人的具体情况,减轻与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相关的行政负担。

4. 未来的创新及发展路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学发布谈判阶段的明确指导方针和最低标准,并定期与合作大学以及自己的大学内部进行坦率地沟通。与合作大学签订一份单一框架协议(有时必须由各学院院长签署),规定适用于联合

培养博士项目的一般条件和规则,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和签署一份附录,介绍每个加入该计划的个人详细情况。

其次,起草一份简单、友好的表格,由任何希望参与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申请人填写,详细的工作计划只能包含在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协议或附录中。从以往的经验中学习,因为一旦与一所大学达成协议,许多章节可以重复使用,可用作与同一所大学或学院谈判未来的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模板。提供两个类似博士项目之间的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协议的示例,为两所大学参与这两个博士项目的候选人提供法律、学术、教学、行政、监管和经济框架。

再次,信任合作大学,在谈判中要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因为这可能是达成协议的唯一途径。请各大学的法律部门讨论共同产权和商业开发管理的具体规则。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特别难以处理,因此应在谈判的早期阶段加以解决,以免妨碍联合培养博士项目达成协议。比较合作伙伴处理开放获取和机构存储库的政策,如果存在差别,在准备协议时要讨论处理差异的方法。讨论并商定研究成果发布的主要规则,因为合作机构和导师可能对作者和发布时间有不同的政策,这可能会导致博士候选人出现不受欢迎、不清楚和不愉快的情况。

最后,将联合研发期望的目标纳入协议,以确保合作关系在授予博士学位之后的可持续性。帮助博士生了解可用资金来源以及申请奖学金时必须满足的条件,以使它们能够参加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大学可以考虑设一各负责管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联络人,与其他欧洲大学类似职位的同事建立联系。^{[1]p12}

五、思考与启示

当前合作和国际化已经成为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已经成为为博士生提供国际经验并将各大学聚集在一起的一条重要纽带。一方面,它支持博士生的当前研究和未来职业发展。另一方面,与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有关的伙伴关系可以加强合作机构的研究能力。这就解释了博士生教育对这一国际化工具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原因。然而,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组织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有关。其中包括良好和及时的规划,以及相关机构之间良好和彻底的沟通,可以尽早解决所有重

要问题。

通过框架协议解决的超越个别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高校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可以为未来的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础，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增加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合作关系必须引导许多联合培养博士项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这项工作大多由博士生和导师共同完成。两所大学或两个博士课程之间的框架协议，以及针对个体候选人的附录，可以建立新的联系，从长远来看，它能使各方（博士候选人、导师和机构）受益。

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未来发展方向可能是：根据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政策，制定由大学推动的框架协议（每个博士候选人都有单独的协议），同时继续实施自下而上的举措（由候选人或导师发起），以实现个人驱动的合作。

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挑战和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应阻止各机构继续发展该项目。相反，适当的规划和预见有助于避免潜在的陷阱，并使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成为大学投资组合的一个成功案例。各机构之间的经验交流对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发展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讲，EUA - CDE将继续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促进欧洲大学之间的合作和好的经验和做法交流，还将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合作。

欧盟为了解决联合博士学位的监管挑战的问题，又发起了“创新、技术和工程大学网络”（University Network for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简称 UNITE），是欧洲大学倡议与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德国）、阿尔托大学（芬兰）、皇家理工学院（瑞典）、格勒诺布尔综合理工学院（法国）、都灵理工大学（意大利）、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西班牙）和里斯本大学（葡萄牙）建立的联盟，“将超越传统的工程教育，以创业思维培养新一代的欧洲科学、技术和工程学生”。UNITE表示它将利用广泛的学科范围，超越科学和工程的共同核心，将多学科与艺术、设计、商业、人文和社会科学相结合。该行动中最雄心勃勃和开创性的部分之一是努力发展联合博士学位。合作大学确定了许多监管挑战，例如博士的背景、持续时间和课程要求等。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要求的监管状态基于国家和地区立法。UNITE 与各部委和国家或地区质量保障机构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愿意帮助应对这些挑战^[6]。

2007 年，我国开始启动“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子项目“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至今已经开展了 17 年，为推动我国博士生教育国际化，提高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07—2011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 5 000 名左右研究生到海外的 100 所高校留学，其中在外方学校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为 2 500 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为 2 500 人。该项目在第二个五年实施阶段的派出计划再增加 1 000 人（均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即每年公派留学人数增至 6 000 人，其中在外方学校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为 2 500 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为 3 500 人^[7]。到 2020 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计划选派 11 000 人出国留学，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2 500 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8 500 人。但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子项目“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与欧盟的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相比，合作的深度有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子项目“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并不授予联合博士学位，而欧盟的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授予。鉴于此，我国的一些高校也正在与国外高校探索联合授予博士学位，进行深度合作。例如，北京大学、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埃默里大学已经试点联合博士学位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生在达到三方共同认可的学术标准后，可以申请并获得三方联合授予的博士学位，这是在国家公派留学项目基础上中外合作深化的一个典型案例^[8]。但是，目前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在联合培养博士项目方面数量较少，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这就要求我国高校、科研院所进一步加强与境外著名高校的合作，探索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新模式、新路径和新方法，以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为抓手，不断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程度和博士生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 [1]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Co-tutelles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concept, aims and implementation [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CC BY - NC, 2022.
- [2] Mimir [EB/OL]. (2022-01-10) [2022-07-10]. <https://eua.eu/resources/projects/585-mimir.html>.
- [3] Yebo! [EB/OL]. (2022-01-10) [2022-07-10].

- <https://eua.eu/resources/projects/610-yebo.html>.
- [4] Marie Skłodowska – Curie Actions Developing talents, advancing research [EB/OL]. (2022-02-10) [2022-06-26]. <https://marie-sklodowska-curie-actions.ec.europa.eu/>.
- [5] New EUA – CDE report – Co – tutelles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concept, aims and implementation [EB/OL]. (2022-05-19) [2022-07-10]. <https://www.eua-cde.org/news/897:new-eua-cde-report-co-tutelles-in-european-universities-concept-aims-and-implementation.html>.
- [6] JAN PETTER MYKLEBUST. How to succeed in the European Universities Initiative [J]. University World News, 2021 (1): 79 – 86.
- [7] 马万华, 张琳娜.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公派留学政策的转型研究——以“高水平”公派留学项目为例 [J]. 高校教育管理, 2019 (5): 1 – 7.
- [8] 何峰, 胡晓阳, 贾爱英. 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留学成效初探——基于“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考察和分析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2 (6): 51 – 55.

(责任编辑: 孙永泰)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Co – tutelles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WANG Wen – li

(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Co – tutelles in Europe originated in France in the 1990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egan to carry out the Co – tutelles progra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On May 19, 2022, Council for Doctoral Education,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 – CDE) released the report “*Co – tutelles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Concept, Aims and Implementation*”, which conduct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valu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o – tutelles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and put forward improvement policies. Compared with European, China universities lacks depth and breadth in the joint doctorate programs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Therefore, China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joint training of doctorate program with foreign famous universities, and take joint doctorate program as a starting point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European universities; co – tutelle; joint doctorate